#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 趙伯符

伯符字潤遠，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之子。永初初，爲竟陵太守，入爲寧遠將軍。文帝時，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徵爲領軍將軍，轉豫州刺史，遷護軍將軍、丹楊尹，以子倩尚主離婚，慚懼發病卒，諡曰肅。

### 以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

臣識慚羊嫗，慮闕日磾，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惡，無宜復管司喉脣，作統連率。藝文類聚五十四

## 沈劭

劭字道輝，吳興武康人，輔國將軍林子子，襲爵漢壽縣伯，歷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拜彊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遷衡陽王

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又爲始興王濬後軍中兵參軍入爲通直郎兼侍中歷彭城王義康大將軍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改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爲義康安成相元嘉二十六年卒官

贈王孚孝廉板教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淸棄華息競志學脩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　宋書自序

沈亮

亮字道明邵弟嗣伯父田子後州辟從事轉西曹主簿孝武出鎭歷陽行參征虜軍事始興王濬臨揚州以爲主簿秣陵令入爲尚書都官郎遷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又遷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歷隨王誕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卒官有集七卷

陳府事啟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擾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爲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宋書自序

陳營創城府功課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攻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剸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疏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宋書自序

救荒議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飡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游費。

（宋書自序時三吳水潦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即並施行）

## 發冢不赴救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強劫之黨，必讙呼以成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通典上句無赴字難下有知字）且山原爲無人（通典作鄰）之鄉，丘隴非恆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失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通典作押）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

便應同權其負防人之禁、不可頓去、通典作不可不頓大止非之宜、宜當其律、懸謂相去百步內通典作懸謂百步內相去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已外、差不及罰、宋書自序通典一自六十七元嘉中

修治石堨議

施生興業、首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殖、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路侵蕪、南苑彫毀、獫狁肆凶、犬戎充斥、遂爾烽驛、近虞郊開、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脩、窮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亢及今、禮化乎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脩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椿赫、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為神皋、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宮、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輿增業、惠昭二邦、厝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事惟黍、夔同職同、缺宋書自序南陽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啟世祖脩治之

沈慶之

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永初初、竟陵太守趙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除殿中員外將軍、元嘉中、領淮陵太守、轉正員將軍、遷始興王濬後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進建威將軍、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復爲廣陵王誕參軍、南濟陰太守、遷太子步兵校尉、元凶弑立、世祖假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及踐阼、以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鎮盱眙、尋還鎮廣陵、孝建初、進鎮北大將軍、督青冀幽三州、封始興郡公、尋以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罷就第、大明中、復爲使持節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進司空、固讓、前廢帝即位、以爲侍中太尉、尋齎藥賜死、年八十、謚曰忠武公、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

謚曰襄公、

## 棄彭城南歸議

且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宋書四十六五十九張暢傳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南侵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

## 鑄四銖錢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末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

輸郭藏之，目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宋書顏竣傳孝建三年

與南郡王義宣書

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宋書南郡王義宣傳，世祖使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案文選陸倕石闕碑文注引謝莊爲沈慶之荅義宣書云：皇綱絕而復紐，區宇墜而更維。一是荅書，一是與書，非卽此篇也。

沈攸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元嘉末，行南中郎府長史，兼參軍，進行太尉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參軍。孝建中，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太子旅賁中郎。遭母憂，起爲龍驤將軍。

武康令前廢帝即位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封東興縣侯遷右軍將軍明帝即位除東海太守不拜呂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尋假節進輔國將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免徵爲吳興太守不拜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又監西陽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後廢帝即位進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權行荆州事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順帝即位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昇明二年入討蕭道成衆潰爲封人所斬（案宋書沈攸之傳攸之表檄文疏皆宗儼之詞也今姑錄爲攸之之文）

答皇太后令問

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撫

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國歸還之事，伏聽朝旨。宋書沈攸之傳：元徽二年，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云云，攸之答。

與武陵王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領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啓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被於聖察，襲遠之衆，近攝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闕陵漢，斯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眥卷鐵之將，煙騰飆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同上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微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昊，十世不盈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上同

遺蕭道成書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道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若斷金。乃分甘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豈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蹤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視過夙昔，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衛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

此毗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詬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盜氏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假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變不可承足蓋其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能逆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舊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其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盜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陷以爾賞小人無狀遂行弒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

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憤駭、雖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已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

人殿內外宮閤皆備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宋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貞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衞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豈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貴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誠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慷隱核皦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涕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

衛下卒字當作率

杖無頓爲必先及、南齊書張敬兒傳

宜令軍中

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㠯爲資糧、齊書柳世隆傳攸之被郢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宜令軍中

沈演之

演之、字臺眞、吳興武康人、晉冠軍長史勁曾孫、襲父叔任爵吉陽縣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除嘉興令、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塘令、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除司徒左曹掾、州治中從事史、遷尚書吏部郎、進右衛將軍、遷侍中、又遷中領軍、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卒、元嘉二十六年卒、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

巡行上表言劉眞道等政績

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關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眞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堤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宋書劉懷肅傳，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以一大錢當兩議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采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暋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

泉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此恩豈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宋書何尚之傳中領軍沈演之議

嘉禾頌

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邇傾方闕，時亨始顯。綿狀既章，烏文斯辯。於皇聖曆，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辯天衍。其一

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凝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巨星垂采，景雲立慶。其二

極仁所被，罔幽不懷。至和所感，靡況弗彰。鸞出丹穴，鷟起西淵。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響窮陰，儀形鍾陽。其三

治人奉天，迺勸迺格。黛耒俶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穟合穎，榮區隆斥。其四

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來，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由。降福自誠，

孝享虞羞。其五頌趾推功，登徽敘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漱海夷，山華岳燿，懷琛貢費，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效。其六茂對盛時，綏萬歷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其七宋書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

白鳩頌并上表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固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鳩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教清烏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微，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觀閱序，白質黑章，充牣綏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固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毯翰歸飛，資性閑淑，羽貌鮮麗，既開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嘉慶，崇讚盛美。謹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

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翮五教、名編素巨、殷厥方昌、婉翹來遊、漢錄克韡、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於地、神豫於天。其二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鷁儷迹、嘉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伊赴林、必周之枛、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齊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四刑厥頒興、理感迭通、雉飛越常、鷺起西雝、烝然戾止、實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宋書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中領軍沈演之表。

沈勃

勃、演之次子、爲西陽王文學、歷尚書殿中郎、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事徙梁州、元徽末還、爲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順帝即位、追復本官、有集二十卷。

秋羈賦

於時朱雲𢋩辰，金祗御歲，菊鬪穉於圃沼，橘倒飾於池側，草改貌而傾蘋，林伐狀而搖蔕，潭澂氣而威荷，露危光而嚴蕙。藝文類聚三

全宋文卷四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徽

徽字休猷吳郡吳人郡辟主簿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補建康令遷司徒左西掾出爲始興太守進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徽爲南平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徽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元嘉二十九年卒贈輔國將軍諡曰簡子

薦朱萬嗣表

臣聞陵霄哀穎貞柯必振寧風叢流清原斯挹是呂衣襲揮譽於西京折轄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

無通資、而階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積符守、年暨知命、履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贏鏹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藻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揚徽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故滌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宋書陸徵傳

薦甄穎表

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甄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潛逆僞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概、遂延以

旌命劫曰兵戚頴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向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頴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遐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宜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懇粟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憷息宋書冀頴傳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

竺夔

夔字祖季東莞人永初中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鎮東陽景平初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後爲金紫光祿大夫

上言移鎮

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宋書索虜傳

張約之

約之堂邑人初爲吉陽令免曰疏理廬陵王義眞授梁州府參

軍尋見殺

## 奏理廬陵王義眞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隷，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聞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淸天步，則耆德有虔；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欲，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

兮幽從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愴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昌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驅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復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攷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宋書廬陵王義真傳

## 顧琛

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父昇平中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中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遷少府出爲義興太守徙東陽太守忤旨黜免後假建威將軍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復爲臨海王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以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初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封永新縣侯大明初免尋召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仍爲吳興太守免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泰始初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六

納款世祖啟

劉誕猖狂遂搆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卽共執錄僞使

幷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與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緣斂、但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先、寶先束骸詣闕、宋書顧琛傳、大明三年竟陵王誕反、世祖召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旣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世祖云云、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造至、僅而獲免

顧寶先

寶先、琛少子、大明中、為山陰令、

馳書報父琛、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宋書

顧覬之

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初為郡主簿、謝晦為荊州、以為南蠻功曹、仍為晦衞軍參軍、歷王弘揚州主簿、衞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尙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東遷山陰令、遷揚州

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孝武即位遷御史中丞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衞將軍領本邑中正出爲湘州刺史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轉吏部尚書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還爲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進光祿大夫明帝即位復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尋復爲湘州刺史泰始三年卒年七十六贈鎮軍將軍謚曰簡子

唐賜妻子事議

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宋書顧覬之傳南史三十五通典一百六十七）

顧愿

愿字子恭覬之弟子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著作佐郎遷

太子舍人、

## 定命論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沖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術不能防。若夏氓宅生於帝宮，豈彌殘傷之祟；漢臣銜貨於天府，盍免餒殍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廝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

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假席義枕仁徹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若
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茲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
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牟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
子閑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寥乎無假
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爲哉聞曰夫書稱惠迪從吉易載履信
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宜循有方天閑無命善
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則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
先容是以窄樂以陽施長世景惡以陰德迴紀彭竇以辯衛延命
盈忌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
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譜華
雖難徵理未易詰要滯傾光恩間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
刻而議若乃宜循有方豈非吉逆所屬將迎有會豈亦凶數自擬
若夫陽施陰德長世迴年探厥所原就往非命研復來指歸校往

說起子惟商、未識所異、各生宗逆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
原大洽椒非養生之術、壯劒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
含嚼背衆明、或要思、深淵乎微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
集、物稀其枯、而偃仰華賤、終然離阻、衡乃蹈距橫行、曾原若步、湯
周延世、謝邑絕緒、吉凶微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傷領、衆野
之言、豈不或妄、殺南管北、甘此促生、彭翁寶叟、將召何術、晉平道
敬淫拔已該、漢主魏机、奚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潛
凝分、挽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沖嬌、鶴旌壽之文、華子
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寶繫
有微、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務集貴寵之閭、
雲動權豪之衢、釣貿斯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
此召藉榮揮價彼獨指異淪群、通否之運、斷可知矣、蹤辛不安時
任命而委罪晃直、亦地脈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術習、齊雅恭

平、厥驗未將、李覃蔻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亶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琁辭、無愆鄙說、欵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趣、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嗤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間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犂丘、徹識兆兇、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淵海流金、兆染溫涼之岨、巖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犂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盈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臏、皆數在消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

道不在奔車之上賁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超險浚巡州護履危蹈機偭俛從事慁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安動是非舛斡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宜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遘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猘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匪猨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效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據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府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嗣續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織紝㠯安生耕粱黍㠯延祀資信禮㠯繕性秉廉讓㠯劫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迹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

乎照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鸞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宏鋪七體之瑞、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眞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捐絕粱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照其迷、至乎運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運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龍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覈後文、又云依杖名教、飾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賤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反、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

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淸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蹊逆、自絕調御、至乃遊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鈞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窮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遊夏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奡、思復巢許之情、撫勒曾史、言厲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徵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既、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潛榮綻施、提飾荷聲、故刳心流腸、捐生以抗節、火妻灰子、貌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敗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閉之巧不

傳前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已縣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婦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晱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照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著心力感故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云云

琇

琇失其姓景平末爲侍中

奉迎文帝登極表

侍中臣琇散騎常侍臣疑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

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琳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尙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臣蕭思話長兼尙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諂上世所以彌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墜於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奬社稷以寧有生獲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藩牧是以徵祥雜沓符瑞燿輝宗廟神靈乃睠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宋書文帝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金宋文卷四十二終

全宋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 賀道期

道期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孫元嘉初太學博士

### 太廟送神議

樂已迎來哀已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像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博士賀道期議）

## 賀道養

道養道期弟為太學博士有賀子述言十卷集十卷

### 渾天記

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呂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充二曰軒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

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御覽二）

蕭摩之

摩之字仲緒南蘭陵人元嘉初為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遷湘州刺史後為丹陽尹

奏鑄象造寺宜加裁檢

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進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為之防流遁未息（廣弘明集作未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詔可又見廣弘明集六）

孔默之

默之，魯國魯人。元嘉初爲尙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轉左丞，尋出爲廣州刺史，以贓免。有春秋穀梁傳注。案隋志有孔君措穀梁傳五卷，殘闕，梁十四卷，未知即此否。

上言李元德等政績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修愼，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鄃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於後。宋書江秉之傳，元嘉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又見南史七十阮長之傳，不云孔默之，但作王歆之等。歆之字叔道，河東猗氏人，晉南蠻校尉期曾孫，官至左戶尙書、光祿大夫。

刑法議

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

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晏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 宋書王弘傳

孔熙先

熙先默之子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行左衛將軍與彭城王義康謀爲亂伏誅

獄中上書

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狥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韲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於古吕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緌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

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因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隆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盤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鐵鉞詒誡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覈究其幽微攷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頗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宋書范蔚宗傳

孔休先

休先熙先弟

諭衆檄

夫休否相乘道無恆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

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匪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已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細微，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玄莽，開闢已來，未聞斯比。率土叩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維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勳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於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紱，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

卒帥領戍有常若干撓戍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不賜于收逆誠禍亂預覩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非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尫頓死而後已（宋書范曄傳孔熙先謀反使弟休先爲檄文）

## 江奥

奥元嘉初尚書左丞

### 刑法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宋書王弘傳）

江邃

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元嘉初太學博士累遷祠部郎兼散騎常侍司徒記室參軍有文釋若干卷集詩九十七卷

太廟送神議

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不忍遣其親又不忍遺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孝子之義 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博士江邃議

徐道娛

道娛元嘉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領太學博士

上表請議讀秋令服色

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細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止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

服某爲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恆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上令在近、謹已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宋書禮志二、元嘉六年六月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

## 殷祠烝祀議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月烝祀、謹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祀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別不共

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尙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寢不報又見通典五十）

太廟送神議

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憑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遂案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於門此乃延尸之

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㠯議上（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

春祠不用雌雞議

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宋書禮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閏刺署典雞何㠯用雌博士徐道娛等議）

又議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㠯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同上）

徐閏

閏元嘉中爲太祝令

刺署典送雌雞

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

竊惟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宋書禮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

## 陸子眞

子眞元嘉初爲大使，巡行天下。孝武即位，復爲大使。

### 薦關康之

康之業履恒貞，操勖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宋書關康之傳：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眞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不見省

## 柳元景

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元嘉初，江夏王義恭召補撫軍參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歷孝武安北中兵參軍，隨王誕後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弘農太守，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又除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孝武舉義，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及即位，以爲

侍中領左衛將軍轉前將軍監蠻校尉雍州刺史未行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初加撫軍假節復領監蠻校尉雍州刺史以破臧質功封晉安郡公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大明中遷尚書令改封巴東郡公加左光祿大夫尋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前廢帝即位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以謀廢立遇害明帝即位贈太尉謚曰忠烈公

奏劾蔡興宗

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擗曹辨覈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啟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顧在闕微選

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令薛慶先列今月十八
日往尚書裴懿孫論選事懿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
言辭甚若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
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啟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已
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覬南士之
美所歷已多近頻授郡復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
張永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整復門下一人張淹
晉吞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與
宗手迹數紙文辭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懿孫任居官人職掌
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
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亞則誹主怨時漢
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濊大猷紛紜彰謬上
延詔旨不有霜準執憲斯淪請解與宗所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宋書蔡興宗傳義恭上表長幼理宗固陳尚書令柳元景奏請興宗思愆遠封愍孫呂子領職

墾起湖田議

富戶温房，無假遷業，窮身爽宜，必應徙居，葺宇疏壟，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𨚗，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宋書孔靖傳大明初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顗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議

與朝士書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翦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驍勇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在行間，總勒精兵，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宋書柳元景傳

世祖入討元凶元景與朝士書

令軍中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宋書柳元景傳

討臧質等檄

夫革道應運其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厤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緝天厤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爽陂遞來運茲凶難國禍冤深人綱斁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影幸南鄙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遊職不以宣効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漁爲務宦自賄至族以貨衒是以康周陋覆命居宗宼逆蒼昊郭伯所門遺出自阜隸寵遂州朝往莅東守鬻衛三千萃卒西討竊侔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邀呪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

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籍，聚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殺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背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遠僞，振曝於視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厨莫之單，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己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曾

倚期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二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斯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實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恆情而不及謙沖之途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部至理乖范變遂乃遐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衹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呈朝直弖覩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予禮越常均茍識無所守功弗由己必為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是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而替十稔惠政殘闇重賦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熾

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獮蕘舉、捷助云速、不日告平
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敘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乘人快
譏、恬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
家本北邊、志存嫉慨、常甘投生以殉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
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況仰
稟聖略、俯懾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大辟竟陵、控率突騎、陸道
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繼
申、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援舳連旌、首
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德、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
遠、徽猷茂世、並旌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祕旆徐啟、八鑾搖
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
易於轉圓、加以三謀協從、七雜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
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謙、難用

倒設履安奉順督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求震霆延者正爲諸君身捐蔻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宋書臧質傳）

成粲

粲河南人元嘉中爲平陸令

與王弘書

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鑒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則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

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宋書王弘傳

## 司馬操

操，元嘉中，爲太常丞。

### 春祠不用雌雞議

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太學議，春祠三牲已下，便應一時俱改。已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荅。宋書禮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太祝令徐閏刺署典雞何以用雌。博士徐道娛等議，春月不用雌，依冬無禁。太常丞司馬操議。

### 荅何承天書論次孫宜持重

有孫見存，而以疏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疏，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孫爲祖也。通典八十八：何承天荅江氏問次孫宜持重，與裴松之書。裴荅書言不宜持重。又與司馬操書言其事。操云：

### 難荀伯子爲人後爲所後父服論

爲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義。

案通典降作除

豈以眞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爲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外，於義何傷。且昔以旁尊，服不踰齊，今爲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絕，豈宜相蒙，共爲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爲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爲甲嗣，其義云何。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降服。難曰：甲婦女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兄，始及袒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除而出後耳。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且夫堂階絕構，喪位無

生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既爲置後宜及三年之內情事有寄豈得持疑曰倏吉覩再周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曰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爲伯父追稅服周而景曰後出之故更居縗縞何日而除外錯淺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遽居縗縞何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爲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絕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爲斷論曰甲婦女無繇避此凶居別居吉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內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衰麻去身號咷輟響然素服撥居與代長戚夫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通典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 袁淑

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晉丹陽尹豹少子爲彭城王義康軍司祭酒免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臨川王義慶衛軍諮議參軍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入弒并見殺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有集十一卷

### 秋晴賦

是月也聲晷合朔夜分還收耀虹戢文炎都裹埃旻宇滌氛曳悲泉之凝霧轉絶垠之嚴雲（藝文類聚三又初學記三引此條）

### 正情賦

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文選江淹別賦注又江淹望荊山詩注

桐賦

越衆木之藂猗勝雜樹之藻縟信爽幹弓弱枝貿褒素而表綠苔乃根黃條茂迹曠心沖貞槪於曾山之陽抽異於少澤之東彼籍兮煙霞懷珮兮星虹儀丹丘之瑞羽棲淸都之仙宮藝文類聚八十八

謝中丞章

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兼口威正剛骨鯁文使權家勤族不敢藉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君掩衆苦傳成治職臣僚哉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息御覽二百二十六懸法象魏先政向衞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防禦索虜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鬪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迥故全魏戡其闔盛晉

案宋書眎作眛

惙其識、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謀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攜遠、阻違投律、由將有弛惰、故士少鬭志、闔潰之衆難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叫勁騎、急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殺盤寡衰、我昭多眎、遂使榜潞入患、泉伊來擾、紛紾姬風泯壽禹續、騰書有渭陰之追、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慝先彰、校索技能、譎詭既顯、餘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蹟駭、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沾禍洊興、蒭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貲、河溢扃固、退亦墮滅、所謂棲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綫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極扼閩城、舊史爲允、爽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筭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縮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坻顯、履畝㠯稅、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

推當作摧

皆欲贏糧請奮釋緋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果壯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阜之間賞之吕焚書報之吕相爵俄而昭才賀闕巽能閒王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罪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蓄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術命宜選敢悍數千銜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末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鍛獸驚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波舉漏網迸竄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凶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檣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偽遁贏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貿氛塞殘孽阻山燼藏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剿汴泗秀士星流電爛徐阜嚴兵雨湊雲集歷亂桑溪之北搖潰渝海吕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衡崇之枯殘、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舞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櫺蓮、猋舉烟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啟州野、滌一軫策、停高關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沈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疏怯、意者稔泰自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幽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牆採之法、肅未謨歟、若乃邦造里選、推論深切、躬擢藹幽、斬帶尋遠、設有沈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燮合民心、恩叙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宸鑒、下弭謠言、足㠯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旅章、榮其班祿、出得專斃、使不稟命、降席折飢、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剖符之捷、夷裔暴很、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

茂無序，盤呂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沬繆故典，濟士纓綏，獵焉幽抵，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溢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挑其嫌嗜，汨呂迪率之貫，倒已析壞之資，聲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鋭，振辯則壁圍易解，馳羽而檄邑易傾，必府隔士，荊枝榦瓦裂，故燕樂相悔，頃范交疑，或乃言約功深，事逾應廣，齊圉反假，遊蓄還君，蒿與謳之道，豈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層禁，遊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已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燕末息烽，敢思涼識，少酬閑施，但坐慕既之昭文，兌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遊論，屬國之兵誤，終寢之抗儌，杜耿之言輕，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策，爛邪之微，裁收下策，自恥惰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宋書袁淑傳

與始興王濬書

袁司直之祇役，敢寓書於上國之官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惴焉，兆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徵。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忠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儻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宋書袁淑傳：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

與何尚之書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遐，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邴魏，追美於前策，蹤貢山衞，渝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闕玄之適。但淑逖樸偏迴，野性夢滯，果茲沖寂，必

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磬業方緒，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瀨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諛。（宋書何尚之傳：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

## 游新亭曲水詩序

雕樹修幕，陵壥坂阜，鑣容旆綵，裛野靡雲。（御覽三百五十八）

## 真隱傳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尺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十，並引真隱傳）

## 弔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譏、以往古爲鏡鑑、以未來爲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藝文類聚四十

雞九錫文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爲湯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藝文類聚九十一引袁淑誹諧記

勸進牋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鶻死罪、伏惟君德著朝

野勳加鵜鶖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鵲等在栢外順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樓下以聞同上

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邢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衛勒大鴻臚班腳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中廬公藝文類聚九十四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一引袁淑誹諧集

大蘭王九錫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册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摽羣形於元氣，體肥腯而洪茂，長無心昌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自𨈘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歠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三

常山王九命文

及至圖身失所，羈靮人間，䩭緤服御，惟意所牽，登摑而遨，均粱而眠，拾撫遺餘，恣口所使。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十

袁覬

覬淑兄子爲武陵太守。

臨終與兄顗書

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南齊書袁彖傳。彖小字史公）

## 袁粲

粲字景倩，淑兄子。本名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粲。元嘉中爲揚州從事，歷孝武安北鎮軍北中郎參軍，南中郎主簿。孝武舉義，轉記室參軍。及卽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衞率，侍中，免。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大明初，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免。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出補豫章太守，復還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衞將軍，加給事中，轉吏部尚書，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卽位，復爲吏部尚書，徙右衞將軍，復爲侍中。

領驍騎將軍明帝即位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遷領軍將軍徙中書令轉尚書僕射領吏部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徙右僕射遷尚書令後廢帝即位加衞將軍授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順帝即位出鎮石頭謀攻蕭道成事洩被斬有集十一卷

臨終啟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南史袁粲傳

與釋道明書稱釋寶亮

頃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高僧傳八

妙德先生傳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

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懶無所營尙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宋書袁粲傳　南史二十六

託爲道人通公駮顧歡夷夏論

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

南史炳作昭

案南齊書異字衍

不慕蹲坐爲恭，道呂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恆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呂變形爲上，泥洹呂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齊書顧歡傳、南史顧歡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四終